



音乐新旅

周文珊

花城出版社



周文珊 著

花城出版社

音乐新旅

055032

音乐新旗

周文珊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.75印张 1插页 110,000字

1985年11月第1版 193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,450册

书号 10261·699 定价 1.1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游记，主要记述了欧洲各主要国家和澳洲的音乐艺术发展情况，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大音乐家的轶事、“圣迹”，知名大歌剧院的雄伟壮丽及著名歌剧的优雅动人；此外，还描写了各地千姿百态的风土人情、景物习俗，诸如西班牙的斗牛、“情圣”朱丽叶的墓地以至罪恶的阿姆斯特丹“红灯区”等。

全书文笔简朴，内容丰富，对于增长知识，开阔视野，颇有裨益。

作者简介

周文珊女士，知名的抒情女高音歌唱家，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，来港后随胡然、黄明东学声乐；考取皇家音乐院歌唱文凭后，赴意大利深造，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露意莎音乐院；一九七四年往奥国莫扎特音乐院专研德国歌曲，一九七六、七七年赴英国参加高级声乐进修课程及声乐教师研讨会，七八、七九年再赴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联邦德国等国考察音乐。

曾随世界著名歌唱家卡利尼亚、帝托希伯、罗西坦妮、波淮洛西、吉士蒂尼等学习意大利美声歌唱法，又随罗马歌剧院指挥马利尼、卡瓦利学歌剧，拜奥国名唱家法朗兹、爱格等学德国艺术歌曲。

曾先后在意大利、瑞士、英国、澳洲及东南亚等地演唱，居意期间又在电视、电台及梵蒂冈电台演唱，返港后经常举行独唱会。八二年应中国音协之邀，在北京举行独唱会，极获佳评。

周女士热心音乐教育，不少乐坛新秀出自其门

下。曾任清华书院音乐系主任十三年，现为香港荃湾文艺康乐协进会音乐总监，并任教浸会学院校外歌唱课程多年。

除音乐外，周女士对绘画及文学亦甚有心得，为报章杂志专栏作家，曾将中文歌曲译成意文在意大利出版。其《音乐之旅》一书于八〇年初出版。

自序

一九八〇年，我的《音乐之旅》由台湾的天同出版社出版了。这次更幸运地又蒙花城出版社为我出版这册《音乐新旅》。希望爱好音乐，又喜旅游的朋友们，仍象以往一般捧场，也分享我的一点旅游之乐。

我仍在继续撰写音乐之旅，第三册不久也将在港出版。八三年五月下旬，我曾赴伦敦，参加了当地主办的捷克首都之行，六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，欣赏了多姿多彩的“布拉格之春”。去年我在北京、南昌、广州举行了六场独唱会，会见很多旧友新知，这些艺术的留痕，都将收集在下一册。今年夏季，我又想去英伦和最富音乐色彩的维也纳，这些城市我曾去过多次，但对一个音乐工作者，它们永远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。拜鲁特的华格纳歌剧节，还没福份去，因为订不到票，看看明年机会如何。

“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”，这样的豪情壮志，是我盼望有生之年，能够完成的夙愿。人生在世，还有

什么比遨游四海，博览群书更快乐的呢？只是生而有涯，学而无涯，世界之大，并非个人能力可以走遍。记得数年前，在国外遇到一位异国朋友，她问我：“你怎么来到这儿？”我说：“哪里有音乐，我就去那里！”实在也是自量力，将旅游的范围减缩为音乐之旅。其实我十分喜欢看野兽记录片，也想去非洲野生动物园，幻想着：夜晚住在沙漠中的树上酒店里，偷窥奇禽异兽的出没，该是多么够刺激！

这本拙作，大部分描写欧洲，尤其是东北欧之行——苏联、波兰、东柏林、芬兰等，是较少人报导的。我觉得音乐的报导还不够。我参加的是普通旅行团，在未来的岁月中，我将专拣音乐旅行团参加，而且去一些较特别的音乐节，我想能更丰富地叙述音乐。这本集子就算是：一个音乐人眼中的大千世界吧！

一九八五年四月九日于香岛又一村

目 录

作者简介.....	1
-----------	---

自序.....	3
---------	---

一 重踏旅途	1
二 再访狮城	4
三 重回永恒之城——罗马.....	10
四 西班牙之旅	16
五 联邦德国之旅	42
六 维隆拉和米兰之行.....	76
七 伦敦的逍遥音乐会.....	85
八 英国的音乐博物馆.....	92
九 东北欧之旅——丹麦.....	97
一〇 东北欧之旅——瑞典	103

一一	东北欧之旅——芬兰.....	107
一二	东北欧之旅——苏联.....	118
一三	东北欧之旅——波兰.....	138
一四	东西柏林来去.....	148
一五	水乡阿姆斯特丹.....	158
一六	音乐之旅在雪梨.....	158
一七	音乐之旅在京华.....	164
一八	看普契尼的歌剧和他的旧居	172

— 重 踏 旅 途

旅程首站赴新加坡 为清华筹款开艺展

七月底，我又踏上一九七九年的音乐之旅途程了。这次我的行程包括四个国度，第一站是新加坡，这个我曾居住过年余的地方，一别又将十年；今年应该国文化部之邀，在那儿举行一场独唱会。以前我曾在那儿开过三次独唱会，现在可算是识途老马。今年以来，我应星洲新加坡《南洋商报》音乐主编之邀，为他们写稿，我也抽空寄稿去；不过时间不多，只能每月写一篇。

这一次除了演唱之外，还与熊式一博士在星洲举行联合艺展，包括他老先生的书法和我的国画。我本来不敢这样大胆的既去演唱又开画展。我学国画的画龄不过三年。上个月，熊先生来舍下，见到我家墙上的国画，觉得还不错，就邀约我一同赴星举办艺展，其目的是为清华书院筹款。想想清华音乐系也是很穷，有许多音乐器材都是我私人拿去的，在这个前提之下，我一口答应了。希望下学期，清华音乐系的精神食粮可以丰富点。

为了这一建议，我又要来一次从头整理这三年所画的画稿，结果选出了九十四幅，也是我学画以来全部的存货了。

现在因为抽不出时间来，已经停笔了。我这个初出道的客串画人，还真有点舍不得割爱呢！由朋友介绍一家相熟的裱画店，将全部画裱好。单是裱画也要将近三千元，还幸好是熟人，否则还要贵。在与画临别的时分，真有点依依不舍，可能会将它们拍照留念，将来如果有空再画的时候，也可有个比较，看看自己是进步了，还是退步了。本来我这“处女”画展应该在香港举行，请本港的朋友多多指教；不过熊先生在星洲有很多朋友，他以前在南大任过教，我也有些新知旧雨，加上举行独唱会之便，所以去艺展也不错。记得居住星洲时，我还在成人教育中心学过油画呢。每次上课，老师带我们到高楼大厦顶上写生。每位学员，各自采取适当的镜头与角度。在那段课程中，我学习到用快速度完成一幅油画，大约最多三个小时吧。那些画倒有几分印象派的笔调。不过那些画，我都未带来香港，还留在澳洲房子的储物室中。

这次在星洲的独唱会，我的伴奏是清华音乐系的毕业生卢大中，她留法三年，专攻伴奏。在以前星洲的几次音乐会曾经与蔡嘉宾先生、张文婕和范清音两位女士合作过，都合作愉快，大家成了好朋友。范清音曾两度来港探望我，她是黄晓成老师的得意门生，所以两周前，收到黄老师来信，问我谁弹伴奏。卢大中没有去过新加坡，也借这机会过去来一番音乐文化交流。

重游旧地探望徒儿 爱独行侠姿态旅游

这个假期会再到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联邦德国三国一游。意大利有我的学生马重芳，她在罗马已念完圣西里音乐院的国际班，现正在念圣乐院，明年毕业。因她在梵蒂冈电台工作，可能是受了教会的影响，现潜心研究圣乐；她的个性比较内向，也适合学偏向于静的圣乐。联邦德国有麦志成在那儿，本来他已经安顿下来，租了一层大的公寓要接太太和孩子去联邦德国，但是太太舍不得放弃香港的那份优差，而且她是一位极能干的事业型女性，到联邦德国去做家庭主妇，实在可惜，因此志成借这个暑期一月的休假，回港来与家人团聚，八月份又要回联邦德国去演新剧；所以我抵联邦德国后，还可以看他们演歌剧。据他说，联邦德国象他住的七十多万人口的城市，就拥有一间歌剧院；香港将近五百万人口，也弄不起一个歌剧团。这样比起来，我们就感到有文化沙漠之羞了！

在西班牙我就没有熟人，所以将以独行侠的姿态去闯荡江湖。好在这些年来累积的经验，我也喜欢这样游埠，自由自在，是真正的休假和旅游。本来十月份在西班牙巴塞隆拉，有一个大师的歌唱班，但我的时间分配不来，只得割爱；就作为音乐观摩，多去听听看看。近年来西班牙出了几位好歌唱家，可能到他们的本土，更可领略西国多姿多彩的文化。

二 再访狮城

还未踏上新加坡本土，一登上新航的飞机，已经使你对这年青的岛国，发生好感；因为这个国营的航空机构，虽然只有七岁大，但是他们的服务，可以说是我曾经乘搭过的航机中最好的一家。穿着蓝花国服、身材窈窕的空中小姐，很和蔼可亲的为你服务。除了飞机餐之外，赠饮各种酒类，还要分赠一份纪念品：银包附锁匙链；空中音乐会和电影欣赏都不另收费，可惜古典节目只有短短的几个，电影也是一部西方牛仔片。我前后相隔一个多月，仍然是同样的音乐和西片。因此在这段放映时间，我可以用台上的明信片向远方的友人们致意。

下机之后，因为飞机误点，未遇来接我的朋友。我乘的士到预定的旅馆。由机场往市区，那熟悉的城市乡村化、乡村城市化的狮城，再度出现在我眼前。婀娜多姿的椰子树摇曳在黄昏的薰风中，真羡慕它们，能享受那么清新的空气。

独唱会是在七月廿九日举行。第二天上午，文化部负责人来电话安排一切，还要我为电台做一个半小时的节目。

“处女”画展改在港展出

趁着还有一天的余暇，先到市区的新航总公司，预定赴

罗马的机票。但他们的生意那么好，总是满座，只望安排一个人的机位，可能不难——希望能早日到欧洲去。原来计划开画展，因为政府要抽百分之四十的税，取消了，所以我的“处女”画展将于明年初，在本港大会堂展出。希望到时，大家多捧场、指教。

讲起新加坡的税收，可真一点不含糊，连外来的表演者也都逃不过它的关。他们这次给我一张支票，是要存入银行的，到现在还没有拿到钱，如果是等着它来开饭的话，真要饿肚皮了！意外的，我为《南洋商报》写稿的酬金，却一点税也未缴，而且稿酬还高过香港——大概是音乐版的主编人“识做”之故！

订完机票之后，就在市中心的百货公司蹁跹蹁跹。市中心依然是老样子，百货的价格似乎比香港要贵；香港还是手屈一指的购物者天堂。

餐厅中遇上瑞典小姐

一宿无话。晨早起来，正在下雨。早餐时，在餐厅遇到一位瑞典小姐，她来星洲旅游，而且打算长留星洲，担任德语教席。“瑞典有什么不好？”我感到奇怪的问她。她说：“太寂寞了。”这位廿多岁的女郎，已经体味到寂寞的滋味。她在本国也是小学教师，而且双亲都是音乐家，父亲在当地音乐界很有声望。她给了我家里的地址，要我赴瑞典一定要去看她的父母，而且特别告诉我：“他们都会讲英语。”我猜想：这位

小姐也许不喜欢北欧的寒冷，而选择了热带的新加坡。我建议她来香港教德文，并且告诉她，那儿学德文的人真不少呢。

漫步宁静的中央公园

早餐后，雨停了，我信步出门。原来酒店的对面，就是中央公园，好一个宁静的世界。星期日的上午，偌大一间公园，里面一个人影也没有，这一片天地就属于我一人。这么一个大公园，如果在香港的话，不是到处人头拥拥，遍地垃圾才怪！这个世界人口分布太不公平了！尤其是今日的香港，许多人都说：香港快要被压得陆沉了！

我留心欣赏周围的一草一木。那些被修剪得象椭圆形的松柏，那么繁茂，雨虽停了，但枝叶上仍偶尔滴下数点雨水，使我想起了林声翕先生与许建吾先生合作的“黯淡的云天，疏林飘下几滴雨点”。

我贪婪的大口吸着那清凉的空气。雨后的大自然更添几分妩媚，想在长凳上坐一会，静静的享受那一份大自然的美与静；因为雨水浸湿了座椅，我只得再往前行。终于，见到一堆人，正奇怪，他们也有我这份雅兴，集体来游雨后的中央公园。远远的听见他们说的日本话，还有一位导游，指手划脚的在讲解。不禁佩服这位导游有眼光，带日本人来游公园，因为日本东京也是人烟稠密。

愈走愈远，看看指路牌，原来公园离国家剧场和水族馆

都不远，这又唤起了我一连串的回忆；我就循着小山头的一条捷径，再次回到旅馆。在归途中，发现一株大的红豆树，那些鲜红的相思子，粒粒都是心形，颗颗发射出火热的光。我拾了几十粒，如果拿来作装饰倒是够漂亮。

在音乐会前，每个人都喜欢宁静；虽然我有不少朋友在那儿，也不敢打电话去与她们“八卦”（说东道西），但这样几乎引起某些人误会，幸好音乐会后又与她们有讲有笑了。

应邀参加意大利歌剧欣赏讲座 临时加料歌剧解说特别受欢迎

这是我第四次在星洲举行独唱会，两次在Conference Hall，他们称为大会堂；一次在维多利亚剧院；这次在DBS Auditorium，就在大会堂的对面，是新建的，鲜红的座椅，音响效果不错，是很理想的独唱、独奏的地方。节目单设计大方，值得一赞的是，歌曲解说写得很好，只有英文；新加坡的英语教育很普及，想来文化部请了专门人材。

负责前后台的是一位小姐和一位先生，他们都非常客气。音乐会后，我的老友，还有些新朋友来后台，他们要接我到他们家去住；结果我是在港已决定，到一位相交已快卅年的朋友家去住。

朋友先请我去翠华楼北京饭店吃饭。这饭店的老板与外子很稔熟，当我们在新居住时，常在那儿请客，现在弄得更热闹了；除了吃饭之外，还有歌星演唱。我们的桌子靠近乐台，声音相当响，所以饭后，连忙赴酒店收拾行李，搬到朋